

伦洋书坊

房龙文集



THE
STORY OF
MANKIND

人类的故事

[美]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著
张海平 张丽梅 译

北京出版社

人类的故事

THE STORY OF MANKIND

[美]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著
张海平 张丽梅 译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类的故事/[美]房龙(Van Loon, H. W.)著;张海平,张丽梅译.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1

(房龙文集)

ISBN 7-200-03659-5

I. 人… II. ①房… ②张… ③张… III. 世界史-通俗读物 IV. K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8)第 36519 号

《人类的故事》(THE STORY OF MANKIND)根据美国 RIGHT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84 年版

伦洋书坊·房龙文集

人类的故事

RENLEI DE GUSHI

[美]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著

张海平 张丽梅 译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网址: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朝阳展望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18开本 18.25印张 379 000字

1999年1月第1版 2004年8月第2版 2005年1月第2次印刷

印数:8 001-13 000

ISBN 7-200-03659-5

I·568 定价:10.00元

向无知与偏执挑战

钱满素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1882年—1944年）一生中出版了三十余种书籍，单枪匹马地将人类各方面的历史几乎全都复述一遍。如此浩大的工程由他一个人来完成，真令人钦佩他以有涯之生向无涯之知挑战的勇气。

房龙不是深奥的理论家，但却未必没有自己的体系与思想。他的著述包括《宽容》、《人类的故事》、《文明的开端》、《奇迹与人》、《圣经的故事》、《发明的故事》、《人类的家园》、《伦勃朗的人生苦旅》等，选择的题目基本是围绕人类生存发展最本质的问题，贯穿其中的精神是理性、宽容和进步。他的目标是向人类的无知与偏执挑战。他采取的方式是普及知识与真理，使它们成为人所皆知的常识。

知识就是力量，但无知同样也是力量。当千百万民众被无知与偏执驱使时，他们干的蠢事还少吗？虽然人类的经验与思索已经记录在案，本可引以为戒，但历史却仍然不断地在重复自己，这又是为什么呢？在诸多原因中，知识的不够普及至少也是一种，有多少人能天天坐在图书馆中去研读人类的文字积累呢？理论玄妙得高不可攀，历史悠久得令人生畏，知识浩瀚得一望无边，理论注定是极少数人的专利。

但是，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才是历史的主体，少数人掌握的知识若不能为大众所分享，就不会有人民的觉醒和人类的进步。鲁迅笔下，作为精英的夏瑜所能奉献给华老栓之辈的，只是他被砍头时流下的鲜血。一个民族要孕育少数精英容易，要提高整体素质却很难。普及工作是艰巨而伟大的，是一项民族和人类赖以发展的事业。房龙着眼于此，一生致力于此。他以生动简洁的语言，自配插图，将一个现代社会的公民所应具备的科学人文知识复述得精彩扼

要，其中还不时闪烁着他的真知灼见。在普及现代知识的同时，他也普及了现代意识。

人们往往一辈子钻在本行的微观世界里，忽略和疏离了宏观世界，因而失去对世界和自己的平衡感觉，甚至陷入极端。阅读房龙的著作，听听他从“我碰巧属于哺乳动物种族”的角度来叙述的宇宙、人类的故事，也许可以重新摆正各种事物在心目中的合适位置，保持自己与世界的正常联系。

房龙始终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在写作。虽然作为一个过了二十岁才移居美国的荷兰人，他不可避免地更多写到他熟悉的西方，也更钟情于他的故国，但他决不是西方中心论者。他一直在努力从人类的眼光来观察和叙述，超越地区的、宗教的、党派的和种族的偏见。他反对任何形式的狭隘，包括那种为了给本民族增光而歪曲事实的超爱国主义。房龙的这种观点发展到最成熟的形式就是他的《宽容》一书——宽容，是他一以贯之的主题，也是他最杰出的贡献。

人类从一种野蛮生物开始，为摆脱野蛮，必然经历一个野蛮的过程。在自然界的生存斗争中，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是正常状态。统治人类原始社会的也只有一个信条，那就是至高无上的求生欲望。“人类的历史就是饥饿的动物寻找食物的历史”，也是为此奋斗争夺的历史。每个群体为求生存，都必须制定许多强制和禁忌，对与自己不同的异类保持高度的怀疑、警惕和排斥。所以房龙说，不宽容不过是人的自卫本能的一种表现。宽容与专横之争贯穿人类的历史，今天的异教徒明天成了正统，又马上成为其他持异见者的死敌。耶稣以身殉道，提倡爱人如己，四海之内皆兄弟，突破了犹太教的狭隘与偏执，但基督教得势后，照样设立自己的宗教法庭，大肆迫害异端。红衣主教们还时不时地增扩“禁书目录”，妄图阻止求知的欲望和知识的传播。种族间、阶级间、政治派别间、宗教团体间互不相容，从一种不宽容到另一种不宽容，厮杀争斗了多少个世纪。悲壮也罢，惨烈也罢，这一切都不是无端而生，而是人类走向文明所不得不经历的血与剑的洗礼。幸运的是，当其他动物永远只能停留在丛林原则时，智慧的人类毕竟慢慢悟出了宽容的道理，提出以理解、关爱和宽容来取代偏执、仇恨和迫害。

房龙说得好，宽容这个词从来就是一个奢侈品，购买它的只会是智力非常发达的人。不宽容的根子就在于自诩正确的思维，在自以为唯一正确和永远正确的人看来，宽容就是宽容错误和邪恶，就是道德的沦丧。有史以来，所有的不宽容都是以“上帝”或“真理”的名义在向“谬误”开战，真理是唯一的，而且只有自己掌握了它。文艺复兴迎来了观念的变化，怀疑和探索的精神抬头了。随之无休止的宗教战争终于使一些人明白，谁又能独占《圣经》的含义呢？真理不能被垄断，灵魂拯救的道路也许不止一条，对信仰和思想的最后评

判权还是留给上帝吧，政府无权干涉宗教，让所有的信念都享有同等的权利。

房龙注意到，为宽容的斗争直到个性发现以后才开始。一个国家的宽容程度与大多数居民的个性自由与独立思考程度成正比。在历史上，贸易所带来的平等和交流往往使这些地区和国家的人民最容易接受宽容的道理。宽容作为一个政治词汇，当然首先是指官方的宽容。但是，公众和个人的宽容是官方宽容的社会基础，很难想像由宽容的个人所组成的宽容的大众会产生或容忍一个不宽容的官方。说到底，提高国民素质是建立一个宽容社会的根本。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房龙主张的民主、理性、宽容与法西斯的专制、强暴、黑暗势不两立，他积极投入反法西斯的斗争，在电台发表了一系列评论。为批驳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他写下了针锋相对的《我们的奋斗》。令他愤慨的是，巫师们还在搅拌那装满仇恨的大锅，“用机关枪和集中营武装起来的形形色色的现代不宽容比中世纪又胜一筹”。对当时通行于世的一些基本准则，他深感怀疑忧虑，总是试图通过自己的作品去启发人们思考：在人类文明各种可能的形式中，它们是否是最佳选择？房龙的所作所为正像他自己描绘过的伊拉斯谟：“他像个巨大的海狸，日夜不停地筑造理智和知识的堤坝，惨淡地希望能挡住不断上涨的无知和偏执的洪水。”

房龙的著作在出版当时，便被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各种文字，产生了相当影响。久违了近半个世纪，房龙的著作又被国人重新发现，陆续出版，社会反响热烈。当然，书中某些见解囿于时代局限而留下的偏颇，今天的读者自会辨识。北京出版社有感于房龙的文化意义，为便利读者，首次将他的主要作品八种汇编成集，特邀有翻译经验的高校教师认真重译。编译者态度严谨，力求译文质高味浓。我相信，他们的努力将不负读者厚望。

1998年11月

（钱满素女士，1946年生于上海，1992年获美国哈佛大学美国文明史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序言

汉斯和威廉：

当我十二三岁的时候，我的那位使我爱上了书画的伯父，答应带我进行一次难忘的探险。他让我跟着他爬到鹿特丹古老的圣劳伦斯教堂的塔楼顶上去。

于是，在一个阳光普照的日子里，教堂司事拿着一把圣彼得那么大的钥匙^①，为我们打开了那扇神秘之门。他对我们说：“等会儿你们要出来时，按一下铃就可以啦。”一条嘎吱作响、锈迹斑斑的旧铰链将我们同繁华的街市喧嚣隔绝，把我们锁在一个新鲜、神奇的世界里。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面对这种可以听得见的寂静。待我们爬上了第一段楼梯时，我本人有关自然现象的那点可怜的知识又增添了一个新的发现——可触摸得到的黑暗。一根火柴指引着我们继续前进的方向。我们上了第二层，再上一层。就这样，一层又一层，数不清上了多少层。突然间，我们眼前一片光明。这一层与教堂的屋顶一样高，它被用做储藏室，堆放着一些若干年前就被善良的市民抛弃的圣像——这曾是人们顶礼膜拜的圣物，上面的灰尘足有好几寸。这些东西在我们的祖先看来可是意味着生死攸关的大事，如今却沦为一堆废品和垃圾了。不知疲倦的老鼠在雕像间筑窝建穴；时刻保持警惕的蜘蛛也在圣者塑像张开的双臂之间织网捕食。

又上了一层楼之后，我们才知道亮光是从一扇敞开的大窗户照射进来的。这间高高的空房子里的窗户安装着粗大的铁条，数以百计的鸽子恰巧权作栖息之地。清风徐来，穿过铁窗，飘进来我们脚下城市发出的喧嚣之声。经过一定距离的空间过滤和净化，原来嘈杂的市井喧闹变成了空中荡漾的神秘而宜人的

^① 《圣经·马太福音》16章中，耶稣曾对彼得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后人将钥匙视为彼得的象征。——译者注

音乐。载重马车的辘辘声，马蹄的嗒嗒声，起重机和滑轮的辘辘声，以及那些替代人力干着各种各样工作的不知疲倦的蒸汽机所发出的嘶嘶声——所有这一切音响，都融合为轻柔的喃喃絮语，宛如鸽子颤动的咕咕叫的美妙音乐。

楼梯到此为止，再上去是一部又一部的梯子。上完第一部梯子（因为太旧而很光滑，必须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走上去）之后，我们又见到一件更大的珍宝——城市的大钟。我好像看到了时间的核心。我能听到每一秒钟急促而沉重的脉搏的跳动，一秒、二秒、三秒，直至六十秒。然后，突然一阵震颤，好像所有的齿轮都停止了转动，从无尽的时间之河中又切下来一分钟。其实时钟并未停止，它在重新开始，一、二、三，终于又发出轰隆隆的预告，众多齿轮摩擦发出的瓦釜雷鸣般的巨响，从我们头上高高地掠过，向世界宣告现在是正午时分。

再往上一层便是各种铜钟，有小巧玲珑的闹钟，也有令人吃惊的巨型大钟。位居中央的正是一口大钟。每当我夜半三更听到钟声报道大火或洪水的消息时，总吓得手脚僵硬。这口宏伟的大钟，似乎是在寂寞中独自回顾过去的六百年的沧桑岁月，它分享着鹿特丹善良的居民们的欢乐与悲哀。在大钟的周围悬挂着一些小钟，就像老式药店里排放得整整齐齐的蓝色大口瓶一样。这些小家伙每周两次为进城赶集做买卖和探听世界奇闻轶事的乡民奏些欢快的曲调。还有一口大黑钟，别的钟都对它敬而远之。它孤零零地缩在角落里，显得沉默而严肃。这就是报道死亡的丧钟。

我们又到了一个漆黑一团的地方，又爬了几段梯子，比我们以前爬过的更陡峭、更危险。突然间，我们呼吸到辽阔天际的新鲜空气。我们已经到达塔楼的顶端！上面是苍天，下面是城市——小得像玩具一样的城市。只见蝼蚁般忙碌的人群，在地上匆匆忙忙地来来去去，为各自的生计而奔忙。在一堆堆乱石之外是一片翠绿的辽阔田野。

这是我第一次凝视这个广大的世界。

自此以后，我只要一有机会就爬到塔楼顶上去独享快乐。爬楼的确是件吃苦费力的事。但是，这只不过是体力消耗，完全可以得到充分的精神补偿。

而且，我知道我将会得到什么回报。我可以看到蓝天和大地，我可以倾听我的朋友——那位慈祥的教堂看门人谈天说地。他住在一间建在塔楼隐蔽角落的陋室内看护着时钟，就像父亲一样照看着那些大小不一的钟。他还要为防灾而敲钟预警。他有充裕的时间，可以叼着烟斗，安详地沉思冥想。半个世纪前他进过学校，后来却不碰书卷。但他长年生活在塔楼顶层，从身边的日常琐事中汲取了广阔世界的智慧。

他对历史掌故烂熟于心，对他来说这些都是活生生的事实。他会指着一个

河湾对我说：“我的孩子，在那里，就是在那里，你看见树林了吗？那就是奥兰治亲王^①决堤淹地拯救莱顿城的地方。”他也会告诉我古老的默兹河的故事，讲解这条宽阔的河道怎样从一个便利的良港变为一条神奇的通衢大道的。又是如何在著名的末次航行中把勒伊特和特隆普^②的船送走的。他俩为把海洋变成人人可以自由航行的公海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接下来，他指点着那些小村庄，它们周围散布着保佑人们消灾解难的教堂。许多年前，这些教堂是守圣者之家。再往远处我们又眺望到代尔夫特斜塔。在高耸的拱形塔顶可以看到的，沉默者威廉被暗杀了。格劳秀斯^③还在那里学习了初级拉丁文法，再远就是低矮的豪达教堂，这里曾是一个受人抚养的孤儿早年生活之地。他成人后所展示的智慧的威力胜过许多皇帝的千军万马。这就是声名远扬的伊拉斯谟^④。

我们最后看到的是浩瀚无垠的海洋的银色轮廓线，与之相对照的是近在我们脚下的由屋顶、烟囱、房舍、花园、医院、学校以及铁路等拼缀而成的图案，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家。但这座塔楼为我们这个旧家溶入了新的意义。于是那些街道和市场，工厂和车间，所有杂乱无序的状态，变成了人类能力和目的的秩序井然的表征。而最好的情况是，当我们回到日常工作中去时，环顾围绕在我们四周的辉煌的历史，就能给我们新的胆量，去面对未来的种种问题。

历史是“时间老人”在逝去的年代中无数领域里修筑起的巨大的“经验之塔”。要登上这座古老建筑的顶端想一览无余绝非易事。那里可没什么电梯，但是年轻人脚强足健，可以捷足先登。

现在，我把打开历史之门的钥匙交给你。

等你回来时，也就会明白我为什么如此热心了。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① 即下面所说的“沉默的威廉一世”。其名称来自中世纪的奥兰治公国，这里所述的决堤一事详见本书《宗教革命》一章。1890年，奥兰治家族绝嗣。——译者注

② 均为17世纪荷兰海军名将，为谋取荷兰的海上霸主地位建立了汗马功劳。——译者注

③ 16世纪荷兰政治家、法学家，近代国际法奠基人。——译者注

④ 荷兰哲学家（约1466年—1536年），16世纪初欧洲人文主义运动主要代表人物。房龙祖籍荷兰，所以他这里说的几个历史人物都是荷兰人。——译者注

目录



人类的故事

THE STORY OF MANKIND

致读者

钱满素

向无知与偏执挑战

- 序言 /001
混沌初开 /001
人之初 /005
史前人 /008
象形文字 /011
尼罗河流域 /015
埃及的故事 /018
美索不达米亚 /020
苏美尔人 /022
摩西 /026
腓尼基人 /029
印欧人 /031
爱琴海 /034
希腊人 /038
古希腊的城市 /041
古希腊的自治 /044
古希腊人的生活 /046
希腊戏剧 /049
波斯战争 /051
雅典和斯巴达的对峙 /056
亚历山大大帝 /058
概述 /060

罗马和迦太基 /062
罗马帝国的崛起 /073
罗马帝国 /076
拿撒勒人约书亚 /084
罗马帝国的衰落 /088
教会的崛起 /093
穆罕默德 /098
查理曼大帝 /102
北欧人 /107
封建制度 /111
骑士制度 /113
教皇与皇帝的对峙 /115
十字军 /120
中世纪城市 /125
中世纪的自治 /132
中世纪的世界 /137
中世纪的贸易 /142
文艺复兴 /147
表现的时代 /155
伟大的发现 /160
佛陀和孔夫子 /171
宗教改革 /178
宗教战争 /184
英国革命 /194
力量平衡 /204
俄国的兴起 /208
俄国与瑞典之战 /213
普鲁士的崛起 /217
重商主义 /220
美国革命 /224
法国革命 /232
拿破仑 /241
神圣同盟 /250
强大的反动势力 /258

民族独立	/263
机器的时代	/275
社会革命	/282
奴隶解放	/286
科学的时代	/290
艺术	/294
殖民扩张与战争	/302
一个崭新的世界	/308
继往开来	/314
译后记	/315



VAN LOON

混沌初开

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大问号的阴影下面。

我们是谁？

我们来自哪里？

我们将去往何方？

带着百折不挠的勇气，我们渐渐地把这个问号推向那条曾经是遥不可及的天际线。越过这条界线，我们期待着能够找到问题的答案。

然而，我们并未走出多远。

我们懂得的事情仍然太少。但是我们已经能够（相当精确地）对许多事情进行猜测了。

在这一章里，我将（就我所知）告诉你人类最初的舞台是如何形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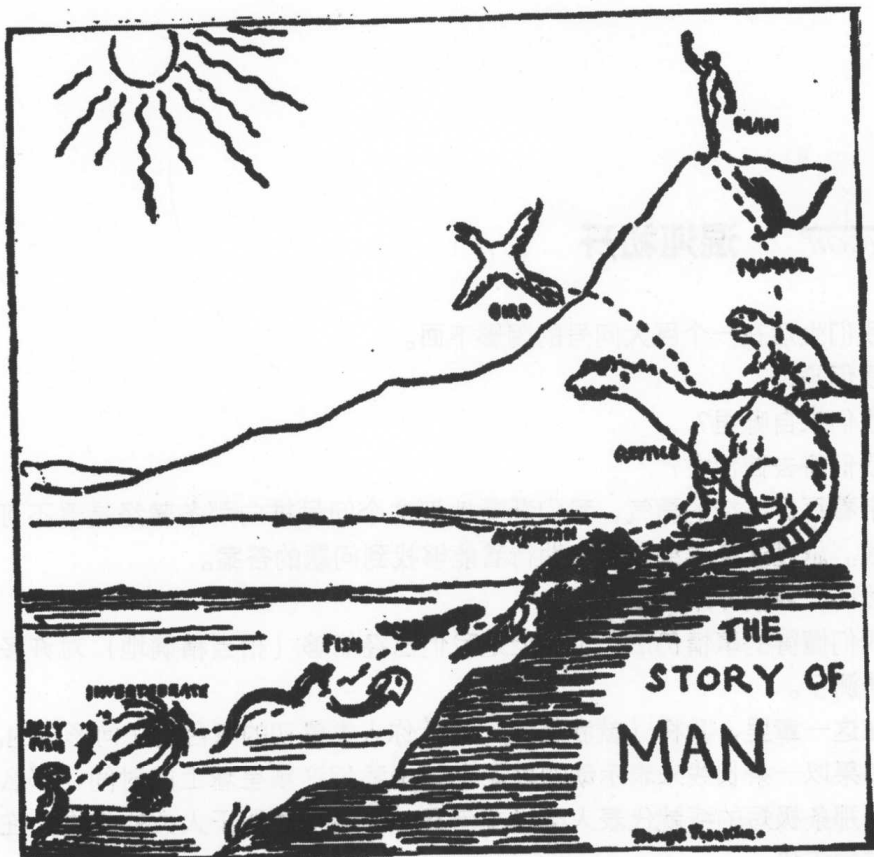
如果以一条长线来表示动物可能存在于我们这颗星球上的时间，那么这条线下面那条极短的线就代表人类（或者是一种多少类似于人类的生物）在地球上生存的年代。



人类是最后来到地球上的，但他却是最先使用大脑来征服大自然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将对人类进行研究，而不去研究猫、狗、马，或任何其他动物，尽管这些动物背后也有各自有趣的历史发展进程。

最初，我们赖以生存的这颗行星（就我们目前所知）是一个由燃烧物质构成的巨大球体，是无边无际的太空海洋中一片渺小的烟云。在悠悠漫长的数百万年中，它的表面渐渐地燃烧殆尽，最终被一层薄薄的岩石所覆盖。在常年不断的雨水冲刷下，这些无生命的坚硬的花岗石渐渐磨损销蚀，它们的碎屑被带到山谷中。这些山谷深藏在云烟氤氲的地球上的悬崖峭壁之间。

终于，这一时刻到来了：阳光破空而来，照耀大地。点缀在这颗小小星球上的一些小水坑扩展成了东西半球浩瀚的海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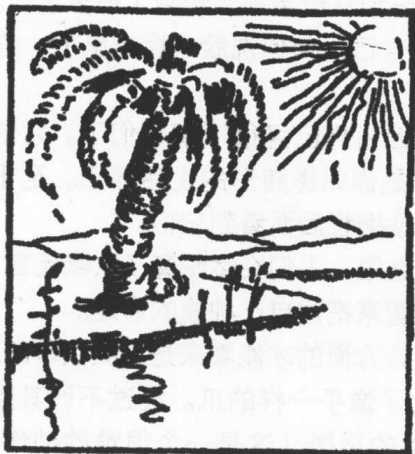
人类的出现

于是，有一天，奇迹发生了：在一片死寂之中，生命萌发了！

第一颗生命的种子漂浮在海面上。

在整整数百万年间，它东游西荡，随波漂流。但与此同时，它也渐渐形成了某些习性，这使它更容易在这个环境险恶的地球上存活下去。其中一些细胞在黝黑的池塘湖泊深处无比逍遥，于是它们就在从山顶冲下来的淤泥中扎下了根。后来它们成了植物的始祖。而另一些细胞更喜欢四处游荡，它们长出了像蝎子一样有骨节的奇特的腿，开始在遍布植物和形同水母的浅绿色物体的海底爬行。还有一些细胞（体表覆盖着鳞片）觅食时要借助游泳的动作从一个地方游到另一个地方，它们逐渐演化为海洋中数量众多的鱼类。

此时，植物的数量增加了，海底已没有供它们生活的更多的地盘，它们不得不寻找新的住所。于是，它们无奈地告别了海洋，在沼泽地和山脚下的泥岸上安营扎寨。潮汐一天两次地用盐水浸润它们。其余的时间，它们则充分利用这个并不宜人的环境，努力地在稀薄的空气中生存下来。经历了漫长的磨练，它们已经学会了如何舒适地生活在空气中，就像它们当初在水中生活的那样。



植物离开了海洋

它们逐渐地茁壮成长起来，长成了灌木和大树。最后，它们学会了如何开出美丽的花朵以招徕那些忙碌的蜜蜂和小鸟，将它们的种子播撒到每一个角落，直至整个地球碧草茵茵，绿树葱茏。

这时，一些鱼类也开始离开海洋，并学会了像用腮一样地用肺呼吸。我们称之为两栖生物，也就是说，它们在水中和陆地上都能自如地生活。从你脚下跳过的第一只青蛙就能告诉你两栖生活是多么的美妙。

一旦离开水面，这些动物就逐渐地适应了陆地生活。其中一些变成了爬行动物（像蜥蜴一样爬行的生物），与昆虫共享丛林的

寂静。为了便于更迅速地穿梭于松软的土壤中，它们的四肢发达起来，躯体也变得越来越大，直到有一天，整个世界布满了这些庞然大物（生物学手册一般称之为鱼龙、斑龙和雷龙）。它们长达 30 英尺至 40 英尺。如果它们和大象玩耍的话，就如同老猫在和小猫嬉戏。

这种爬行家族的一些成员开始在树顶上生活。当时的树木常常有一百多英尺高。它们的四肢不必再用来走路，但为了从一个枝头迅速地跳到另一个枝头，这些器官仍是必需的。于是，它们皮肤的一部分变成了像降落伞一样的东西，伸展在躯体两侧与前脚小脚趾之间。逐渐地，它们的翅膀长出了羽毛，变异成为名副其实的鸟类。

随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所有庞大的爬行动物在短期内迅速灭绝了。我们不知其中的原因，也许是因为气候的骤然变化，也许是因为过于庞大的身躯使它们既不能游泳，也不能行走和爬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大的蕨类植物和树木而活活饿死。无论原因何在，有着百万年历史的巨大爬行动物的王国就此销声匿迹。

此后的世界成了迥然不同的另一类生物的天下。它们都是爬行动物的子孙，但却与其祖先判然有别，因为它们是靠母亲的乳房来哺育下一代的。因此，现代科学称之为“哺乳动物”。它们脱掉了身上的鱼鳞，蜕化了鸟类的羽毛，而以毛发蔽体。无论如何，这些哺乳动物已形成了使他们的种群大大优于其他动物的另外一些习性。这个物种的雌性将其幼体的卵藏于体内直至孵化。而到那时，其他的生物仍让它们的幼仔暴露于严寒、酷暑和野兽袭击的危险之下。哺乳动物把幼儿留在身边庇护它们，直到它们有充足的力量与敌人搏斗。这样一



来，哺乳动物的幼仔就更容易存活下来，因为它们从母亲那儿学到了很多東西。如果你曾经观察过老猫是如何教它的孩子照顾自己，如何洗脸、捉老鼠的，你就会明白这一点了。

关于这些哺乳动物，我不必再多做介绍，因为你已经很了解它们了。它们随处可见，无论是在街上还是在家里，它们都是你如影随形的生活伴侣。至于一些不常见的哺乳动物，你也可以在动物园的铁栅栏后面看到它们。

现在，我们来到了一个关键的岔路口。在这里，人们突然脱离了默默无言、兴亡嬗变的遥遥无期的生物进程，开始运用理智来把握自己种族的命运。

有一头很特别的哺乳动物在发现食物和住处方面的才能看来是出类拔萃的。它学会了用前肢捕捉猎物，经过实践，它进化了像手一样的爪。经过不计其数的尝试之后，它还学会了用后腿保持整个身体的平衡（这是一个很难的动作，尽管人类已直立一百多万年了，现在每个孩子还必须从头学起）。

这种生物介于猿与猴子之间，但又比二者都高级，成为当时最出色的猎手，能够在各地生活。他们总是成帮结伙地活动以确保安全，并学会了用奇特的咕噜声对面临危险的幼仔发出警告。经过亿万年，他们开始用这种喉音进行交谈。

说来也许你难以置信，这种生物就是我们最早的“类人”的祖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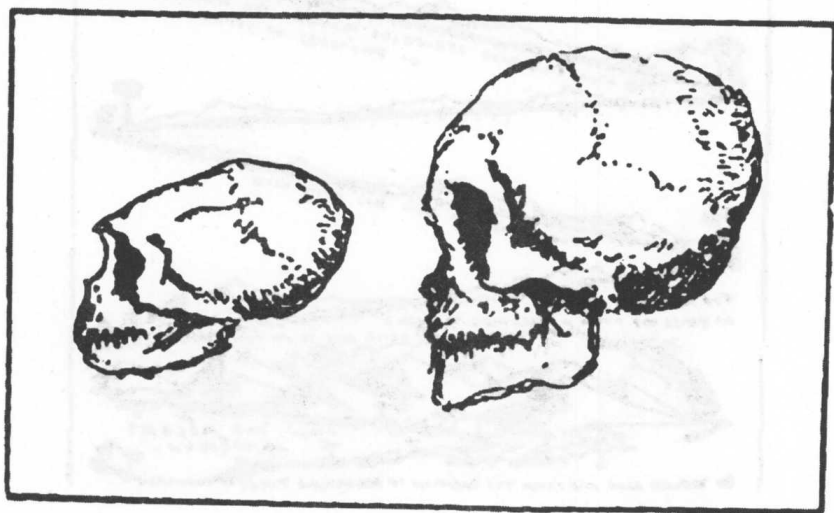


VAN LOON

人之初

对于最初的那些“真正的”人，我们知之甚少，而且我们也从未见过他们的照片。在古老土壤最深层的黏土中，我们有时会发现他们骨头的些许碎片，这些碎骨深埋于久已在地面绝迹的其他动物的残骸之中。人类学家（即那些毕其终生研究人类——动物王国成员之一的博学科学家）曾得到过这些骨头，并能相当精确地将我们的始祖重新拼装成原来的样子。

人类的曾祖父是一种相貌丑陋、毫无吸引力的哺乳动物。他五短身材，比现在的人类要矮小得多。太阳的酷热和寒冬的刺骨寒风使他的皮肤变成深褐色。他的头、臂、腿以及躯体的大部分都由又粗又长的毛发覆盖着。他的手看似猴爪，手指纤细而有力。他的前额很低，下颌与那些把牙齿当作刀叉的野兽的下颌骨一样。他赤身裸体，从未见过火，只是当大地上浓烟滚滚、熔岩横流时，才看到隆隆巨响的火山喷出的烈焰。



人类颅骨的进化

在莽莽的林海里，他蜗居于潮湿阴暗之所——就像非洲俾格米人沿袭至今日的习惯一样。当饿意袭来时，他便生吃树叶和草根，或者从愤怒的小鸟那里掳走鸟蛋，喂他自己嗷嗷待哺的幼童。在经历了长久而耐心的追逐之后，他偶尔